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一三八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北山集	橫浦集	湖山集	文定集	縉雲文集	附錄
宋	宋	宋	宋	宋	明
鄭剛中撰	鄭良嗣編	張九成撰	郎曄編	吳芾撰	汪應辰撰
……	……	……	……	……	……
一	二九三	四四五	五八五	八二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 御製詩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膳錄監生臣謝錫位

御製題鄭剛中北山集

公論千秋不可誣進因秦檜是邪途左遷究以權奸迂
七疏曾於正史無弗核始終將驛彼難逃衡鑒用吟吾
雖云幹蠱由其子作偽心勞實拙乎

按鄭剛中金華人紹興中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出為
川陝宣撫副使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
敢有違及使陝西棄和尚原與金後又以宣撫專擅
忤檜竄謫以死是其人依附權奸梯榮倖進本無足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

取今四庫全書所錄剛中北山集有諫和議四疏及
議和不屈一疏又救曾開胡銓二疏既與正史不合
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蒐括章奏事實無遺而不
及此七疏蓋剛中集乃其子良嗣所編恥其父附秦
檜因偽撰諫和議等疏以蓋前愆此雖良嗣之幹蠱
乎而千秋公論邪正難誣所謂雖有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館臣以剛中詩文尚可觀錄入全書披覽
時因為題什以懲作偽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北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北山集三十卷宋鄭剛中撰剛中有周易窺餘已著錄是集一名腹笑篇凡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後集十卷初集起宣和辛丑至紹興乙卯中集起紹興乙卯至甲子皆剛中所自編後集起紹興戊辰至甲戌為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提要

乾道癸巳其子良嗣所編始末具見剛中自序及良嗣跋中此本題初集二集三集而相連編為三十卷蓋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所改非其舊也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敢有違及充陝西分畫地界使又棄和尚原與金後為宣撫使時始以專擅忤秦檜意至竄謫以死今集中所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大旨雖不以和議為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提要

非而深以屈節求和為不可又有救曾開一疏救胡銓一疏與史皆不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於當時章奏事迹蒐括無遺獨不及此七疏曾敏行獨醒雜志雖記剛中與李誼等六人共救胡銓事然但云入對使坐亦不云有疏或者良嗣恥其父依附秦檜偽撰以欺世歟諸疏之後多良嗣附記之語若斤斤辨白心迹者是必於公議有歉故多方回護如恐不及李綱胡銓諸集亦何待如是嗟嗟哉剛中封州自叙詩有曰我昔貧時冬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脚踏官職場煖及奴胥妻子飮線引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是始終不忘秦檜剛中且自道之矣亦烏可掄也至其詩文則出于南北宋間猶及見前輩典型方回作是集跋稱其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詩尤佳其品題則頗不謬云乾隆

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提要

三

北山集原敘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錄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錄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為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原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篋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藁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

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
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
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悵悵抱
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
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
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
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
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
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嗣拜
手謹識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卷一

宋 鄭剛中 撰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
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
毋甚高論今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
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
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
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帝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
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
而雅意欲其卑乎此誠為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
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
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
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
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一

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于恕
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
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竒功者多後
患與其相夸以所難侈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
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
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
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
不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茲又人君之
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以
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今恐臯夔不可以世有稷契
不可以輩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礪砥
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
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
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
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搖
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

人材歸于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
惜乎文帝獨不以此而要釋之耳恭惟陛下體乾坤覆
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
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
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
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
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啟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
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
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
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羣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北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
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入誅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
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
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
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

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必陳
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
布慙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
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
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
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當也敵人之恨臣子緘於
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
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彼乃肯開我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四

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絕之乎絕之誠易
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
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絕使者而後可以為乎故專意
不與敵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
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橫槊以有天下敵
人情偽何待焉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
審矣疎遠之臣懷區區不自己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
幸赦其愚 尋為貢院看詳官五月除尚書考功員外

郎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為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已
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羣吏告之曰吾本書生州縣
間條令猶不盡知而況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
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窮究於
爾無貸也既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
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法如是
不過懲三四吏皆警服不敢犯而滯淹無壅黜陟以明
縉紳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五

辭監察御史疏

九月除監察御史奏曰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
晚吏職何卑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
郎曹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陛下又親擢
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豈臣闕茸無狀者之所
宜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睿慈收還誤恩以安
愚分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奏曰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苦比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聯未淹三月之久督稽違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夕以俟洵加罷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和議奏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六

時朝廷與敵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今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強敵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敵爭者非癡則愚又況彼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彼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彼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

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縢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人土地為其所據金縢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七

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此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酈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

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

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昭愕相顧懷愠而

返則結讐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

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

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

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

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後

臣恐敵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更令各與近土統制官數

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諉之曰強敵邀我以難行之

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彼再封一函紙又甚

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

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

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敘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

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其梗概愚陋不足以

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聞北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

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

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

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彼所求出於平易其事

必成彼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

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

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彼求我以甚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敵人也二則激

怒於國中也有二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

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彼不可從必峻辭而拒

之彼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

也今遽云爾是我不給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

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彼不可違悉俛首聽之

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

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

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護其間其從之也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敵人周旋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內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一

三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聞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人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切之言日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問關之初收拾西北流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北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顧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北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已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慙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二

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慙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廣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敵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強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十三

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羣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四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

勝幸甚今者如聞敵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于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給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羣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十三

絕齊秦計必勿為也先絕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絕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輒欲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絕齊彼欲使我受詔使楚絕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

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今使彼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彼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敵所紿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四

感金石釀酒奉觴日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彼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強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

而憑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腹心相攻族類內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忿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少嘗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

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北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絕然也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五

苟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敵書納入方為今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敵書者但欲為北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彼或以

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惠天下

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為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銳銷悞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彼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敵人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為正而不可以僥倖為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患其再興也若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

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誦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絕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敵人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強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

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彼後日有南北羈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速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畫今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愚懇察臣疎淺但見人

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廟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敵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八

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今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彼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叩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彼言如某等人可

還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衆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強壯可戰鬪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置籍兵之衆平時倚以為用者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偕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十九

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卑屈祈哀自請追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敵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內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

加察焉臣聞爵祿者勵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祿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羣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獨稱於漢祖蓋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傳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陛下之爵祿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天君以姦聲惡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申救胡銓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三

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悖力詆大臣聖恩寬容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內懷一概者雖伸吭感激怨咨天地陛下率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胡銓以增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

聞衆論洵洵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劾施庭臣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三

奏曰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超遷南榻物情大駭立朝有識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短迹實有嫌兼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紊瀆天聽故噤默而不敢吐今和議以定羣聽咸孚而庭臣又別有差除臣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害其為正今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為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勾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陛下所知也其說大率欲得和議

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違兩者之間平允成之
此如淵之論也亦臺諫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
論也故陛下采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
下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
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
淵等議論為同乎然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
諫之說勝則彼未為異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
至指金人為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為桀紂耶以至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三

誠謂上下咸蒙繆稱慨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
誤蒼生與徒以敵書未入人情憂惑又妄意陛下厭羣
言之交進慮和議之或失故持傳會之說於危疑交迫
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過欲與沈該
輩獵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為公論所
容先探問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黠狀日
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之陛下受和
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得端詳靜審有謀慮之士為國家

外修和好內為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至於疑他日施
為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恥者漸以累集
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寧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為疑
乎陛下收拾俊彥圖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
公議今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
道路指之重為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
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劾施庭臣疏

欽定四庫全書

北山集
卷一

三

又奏曰臣初四日曾劾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
新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
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議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輩
進擢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
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
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
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為屈與不屈非為和與不
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已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